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三七回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

卻說張經略查點梁山賊目，或斬戮，或擒獲，或病故，卻是一百單七人，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。張公對雲陳二人道：「這是元惡渠魁，豈可漏網，公等可知其出沒否？」雲天彪道：「賊黨惟有鹽山一處，料此賊必然逃向此方，可速向此方追捕。」希真道：「此賊射瞎一目，最易辨識。」張公稱是，便圖繪宋江面貌，差康捷飛檄東平一路關隘，嚴行查緝。康捷領令去了。隨命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領兵四萬名，飛速前去，剿滅鹽山，沿途查訪宋江。鄧辛等四將領命去了。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，便邀吳用人內議事。二人密室對坐，宋江長歎一聲，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，道：「軍師，你看大事如何結局？」吳用默想一回道：「但憑天數。」宋江道：「依我看來，天之亡我，不可為也。先生作速為我劃策。」吳用又沉吟良久，目視宋江，將中指在桌上書一「走」字。宋江搖頭道：「這個斷斷不可，我一走如何對得住眾兄弟。若擊了大眾同走，官軍必然追來，仍與不走何異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且去，只要我不走就無害了。」宋江道：「這便更荒唐了，豈有我得保全，先生受累之理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且去，小弟見機而作。至於眾兄弟，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。」宋江道：「還有一事甚難，我此刻單身出走，老父在堂，斷難竊負而逃。若不稟知老父，於心何忍；若說明了，老父必然牽掛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這也只好從權。太公面前，萬無說明之理。兄長且去，太公如果問起，總說兄長在前關就是了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兄弟老清，與我同胞，此刻遠別，須得告知他方好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個更可不必，兄長且去。老清是純厚人，易於安慰，可以放心。」宋江道：「萬一事變，這些兒郎們我不能照顧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；慈不掌兵。兄長且去，此刻非慈悲之時節了。」宋江浩然歎道：「鹽山情形，據朱仝、雷橫說起，分興旺。如果如此，盡可去得，我且先去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鬚帶一人同去，以便沿途服侍。我看兵日中史應德，乃是小竊出身，兄長帶去大利。出後關時，也省得告知燕青。」宋江稱是，急忙收拾，帶了史應德去了。故爾梁山內外寂無知覺。

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爬出洞外，只見一片亂石縱橫。幸喜史應德窺山攀澗，如履平地，一路扶掖了宋江過去。過得亂石，又是一道山隘，兩邊陡壁，中間僅有隻身可過。過了山隘，又是細路一條，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。又接著一片荒山，四圍榛棘。宋江到了此處，時已黃昏，便道：「今夜無處棲身，怎好？」史應德道：「渡過此山，山腳下便是運河。更喜昏黑渡河，無人辨識面貌。渡得運河，那岸便有宿頭。」宋江依言，隨了史應德，跨過荒山，早已昏黑，不辨人跡。史應德敲火覓路，到得河邊，茫茫白水，無船可渡。宋江立在岸邊，躊躇無計，想了半晌道：「我竟昏了，此路戴院長進出多次，曾說自造一隻小船，藏在山河裡，今日何不取來一用？」史應德也恍然大悟，便去尋著了那山河裡的小船。宋江上了船，史應德划船，平平安安，穩渡中流，登了東岸。

宋江與史應德上岸，黑路中又行了一程，遇著一個小小桑村。時已夜半，那些人家尚在績麻，燈火未熄。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，裡面一老婦人問是誰。宋江答言：「過路客人，特來借火，懇求方便。」那老婦人來開了門，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，故意坐著與老婦人談，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。宋江看他情形樸陋，是真實鄉村人家，料不致踏著什麼機關，便取出二兩來重一錠銀子，「告求老奶奶造飯借宿。」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，歡歡喜喜的應允了，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。須臾間搬出來，請宋江主僕吃了。

宋江深恐露出破綻，只推害眼，背燈光坐了。吃了飯，又推困倦，那老婦急忙讓出牀鋪，宋江先去睡了。史應德也進去睡了。婆媳自在堂前績麻。宋江心虛膽怯，那裡睡得著，只聽得隔板壁有人說話道：「這遭天下太平了。宋江那廝何等得得，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拿了。」一人道：「宋江到底為射瞎了眼睛，一路倒運，直到如今。看來凡有一人破了相，終不討好。」一人道：「若拿著了宋江，把來千刀萬剮，方泄吾恨。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住在沂州安樂村，吃他殺得不知去向，至今提起來頭髮直豎。」宋江聽了這番話，分明如臥針氈，週身冷汗，心中躍躍，提起了耳朵，離著枕頭三四寸，聽他們說，卻漸漸說到別件事去了。須臾間，堂前婆媳熄燈就寢，四鄰亦寂靜無聲。宋江提心吊膽，如何睡得著，望到窗格微明，一碌碌爬起來。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，那婆媳兩個早已起來。宋江托言趕路，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，道聲打攪，同史應德走了。一路平安，無人盤問。

主僕二人過了東平，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，紛紛的講梁山講宋江。宋江心中□□虛怯，同了史應德只揀僻路走，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。宋江心中提掛，又是一夜不睡。天明又行，行至申牌時分，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，忽聽得路上紛紛講動，張經略大將軍查拿宋江的文書到了。宋江暗暗叫苦道：「想是我的梁山休也。我到此進退不得，如何逃命？」便引史應德到僻處道：「今日怎好？」史應德道：「體管他，有路且走。」宋江只得依了，一路不問山高水低，荒榛叢棘，只揀僻路便走。天已晚了，看看四邊無可棲宿。時方七月初八日，前半夜有月，宋江、史應德趁著月光下，腳不暫停的只顧走。走至半夜後，已是長清縣地界。宋江困乏已極，松樹下棲息了，打個盹，不覺東方已白，主僕二人急忙又走。一路灣曲荒僻之逕，又走了一日。宋江道：「我實在來不得了，今夜有可安身之處，遮莫穩睡一宵再走。」史應德連打呵欠應道：「正是。」

二人說說走走，時又黃昏，到了一處野渡，一水茫茫，又無舟船可濟。二人同立岸邊，徘徊四顧，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。宋江與史應德奔去，乃是一隻魚船。宋江便上前叩篷，問：「此處是甚地名？」篷內漁人轉問道：「客官是到何處去的？」宋江道：「我們是往大清河去的。至此失路，故借問聲。」只聽得又一個漁人道：「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，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，便直送你到大清河。」宋江喜極。只見篷內兩個漁人開篷出來，宋江疲乏已極，也不顧吉的禍福，一腳跳進艙來。史應德也隨了進來。宋江討口水，吃了乾糧，在艙內鋪席便睡。史應德也睡了。兩漁人撐篙離岸，駕櫓搭槳，伊伊啞啞的搖出中流。

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，專靠打魚為業，兼以濟渡客商，卻是循良百姓，並非歹人。此番合當有事，那哥子在船頭，兄弟在船梢，正當轉匯之時，史應德忽立出船舷小便。那哥子將篙子打轉來，卻打在史應德背上。史應德瞌睡正深，立腳不定，不覺一個筋鬥，翻下水去。兩弟兄齊叫聲「阿耶」，急要赴水撈救，苦於河水急溜，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蹤了。聽那艙內，客人兀自鼾聲連綿。兩人把船停了，商議道：「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，怎肯與我干休？」哥子道：「他和我前生無冤，今世無仇。不然，我今在若一發做了他，倒是安耽無事，只是天理難容。」兄弟道：「我得個計較在此：我看他困倦已極，未必就醒，管他娘，搖出了大清河市鎮去。待他醒來，只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，自先上岸去買物事，在某店等你。但只賺得他幾個酒錢，哄他上了岸，我們便走他娘。」

正說間，忽聽那客人做聲起來。兩人大驚，提耳靜聽。只聽那客人哼道：「軍師，你看從鹽山興兵殺來，還是逃出海外？」兄弟道：「兀自說夢話哩！」那哥子忽然福至心靈，便問道：「兄弟，這客人落船時，我在後篷，看不仔細，你看是怎樣人？」兄弟道：「是個黑矮子，一隻眼睛瞎的。」哥子道：「想是我們合當發跡，天送這大利市來也。」兄弟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哥子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，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，說有人捉得宋江，賞錢三萬貫，而且還有什麼官做。今日這客人，莫非就是宋江？」兄弟道：「咄，你休癡想！那有這塊肥羊肉落來你嘴哩！」哥子道：「運氣來了，那裡論得定。方才我聽他的夢話，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，這人定是宋江，端的□不離九。我得個計較在此：我進去如此如此，你進來如此如此，管賺出他真姓名。」

兩人計議停當，那兄弟便上了岸。哥子便取了繩索，輕輕的走進艙內，將宋江一索捆了，便大叫：「兄弟快來！」宋江睡夢中驚醒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怎麼捆我？」那哥子喝道：「咱老爺生在深江，一生只愛銀錢，你問做甚？兄弟快來！」宋江急極叫道：「好漢，我身邊銀錢盡行奉送，只求饒我一命。」哥子道：「閒話少說！兄弟快來，幫我抬出去。」只聽那兄弟從岸上叫來道：「我已將那個牛子捆在泥潭裡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持火進來。宋江哀告饒命。那兄弟將火一照，忙叫：「阿耶！哥哥體自莽，

不要傷犯好人！這位客官，好像是及時雨忠義宋公明。」哥子道：「胡說。忠義宋公明，現在梁山做大王，今夜單身來此做甚？」宋江到得此際，不知虛實，想左右終是一死，因回憶那年行陽江、清風嶺等處，曾經得過此等僥倖，今日說出名姓，或者尚有生路，便開言道：「二位好漢，何處認識宋公明？」那兄弟道：「哥哥，你快把繩索解了。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，大有罪孽。」哥子道：「且慢。你說他好像是宋公明，到底是不是宋公明？萬一不是宋公明，我兩人著了這個鬼，倒是一場笑話。」宋江忙接口道：「我真是宋公明。」那哥子道：「客官，你休要冒認宋公明！宋公明現在梁山堂堂都頭領，單身到此做甚？」宋江道：「不瞞二位說，我梁山被官兵攻圍緊急，□分難支，我想逃到鹽山，重興事業。路上怕人打眼，特揀僻路走，所以走到此處。今懇求好漢……」話未說完，那兩人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原來真是宋公明！你休要慌，那張經略大將軍等你已久，我們一俟天明，便直送你到他營前。」宋江聽得這話，方曉得著了他們的道兒，驚得魂飛天外。那兩人便加了一道繩索捆縛了他。

宋江半晌定神，剪著兩手，瞪著單眼，看那兩人。那兩人坐在艙內，扼不住心中歡喜，笑嘻嘻的看那宋江。宋江歎一口氣道：「不料我宋江今日命絕於此。」便問那兩人道：「這裡端的什麼地名？」兩人答道：「老實對你說，這裡長清縣管下北境夜明渡。這裡有件奇事，水中石壁到五更時便放光明，因此喚做夜明渡。」宋江一聽得「夜明渡」三字，便長歎一聲道：「宋江該死久矣。苟冠仙，苟冠仙，我悔不聽你言，致有今日也。你那八句讖語，分明是『到夜明渡，遇漁而終』八個字，我迷而不悟，一至於此。」說罷，一口氣悔不轉，竟厥了去。那兩個人忙替他揪頭髮，掐人中，摩胸膛，擺佈了好歇，方醒轉來。那兄弟忙去燒口熱茶與他吃了。

三人各相呆看了一歇，天已黎明。宋江又開言問道：「你們二人是甚名字？」那哥子笑著答道：「咱老爺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換姓，咱老爺姓賈，喚做賈忠。」指那兄弟道：「這是咱兄弟，喚做賈義。」宋江聽罷，又浩然長歎道：「原來我宋江死於假忠假義之手。罷了，天色已明，你們送我去罷。」

兩人汲水燒飯，各自吃飽了。二人將船搖出大清河，只聽得西邊炮火連聲，鼓角齊鳴，大隊兵船到來。賈忠忙教賈義將船退入港內。賈忠道：「兄弟，這兵船不知那裡的，你緊緊在此看守，待我出去探聽明白了再來。」賈義應了。賈忠便上了岸，走出港來。原來這賈忠本是識字的，當時向兵船旗號一望，只見上寫著的經略大將軍左右翼旗號。賈忠暗喜道：「原來果是官兵也。」便立了一歇，等得前隊兵船到來，便在岸上跪稟道：「長清縣漁戶賈忠稟報大將軍，那梁山盜宋江已有了。」船上先鋒官一聞此報，便叫小船接渡賈忠。上船問了緣由，便教將賈忠送到大船去見大將軍。那鄧宗弼、辛從忠聞報，便叫傳賈忠進來。賈忠稟說了緣由，鄧宗弼、辛從忠等皆大喜，便差一小校同賈忠去取宋江來。須臾，賈忠、賈義隨了小校，押解宋江前來。鄧宗弼一看，果是宋江，大喜，便先取兩副金帛賞了賈忠、賈義，隨將宋江上了靠鎖，推入囚車，派一員隨營官押送大營，並將賈忠、賈義亦送往大營。隨營官領命。賈忠、賈義叩謝了，一同前去。

這裡鄧宗弼依舊同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催動人馬，殺向鹽山。不日到了鹽山，鄧宗弼傳令安營下寨，與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商議攻取之策。辛從忠道：「這鹽山有虎翼山、蛇角嶺兩處羽翼，須先破其羽翼，方可直搗鹽山。」張應雷道：「如此，恐鹽山賊兵來救，反生牽制。今我們現有四萬人馬，不如四人分領了，三處一齊下手。」陶震霆道：「分兵恐怕勢弱。如果要三處齊攻，可再檄調天津、河間等處兵馬來助戰。」鄧宗弼道：「我看無須，不如仍依辛將軍原議。只須分別奇正接應，假作三處齊攻之勢，鹽山畏我齊攻，必不敢出兵來救。而我兵有奇正接應，亦不憂勢弱也。」眾人稱是。張應雷願攻虎翼山，便領兵一萬，殺向虎翼山去；陶震霆願攻蛇角嶺，便領兵一萬，殺向蛇角嶺去。這裡鄧宗弼領兵一萬，守住鹽山西北要路，接應張應雷的兵馬；辛從忠領兵一萬，守住鹽山東南要路，接應陶震霆的兵馬。

先說張應雷領兵到了虎翼山，傳令一字技隊紮營。那虎翼山頭領拔山熊趙富、索命鬼王飛豹，聞官兵殺來，大怒，便盡數點寨兵，殺下山來。張應雷早已佈陣等待，倒提銅劉，立馬陣前，大叫：「虎翼山棲魄遊魂，速就掃除！」王飛豹大怒，舞著狼牙棒一馬飛出，直取張應雷。張應雷舞劉敵住，大戰□五六合。趙富在陣上望見王飛豹不是張應雷的對手，便拍馬舞刀來助飛豹。張應雷不慌不忙，展開銅劉，敵住二人。只見陣雲影裡，那面銅劉耍圓來，變成一團大金光，趙王二人目眩心駭。只聽得張應雷一聲銅劉過去。王飛豹嗓子割斷，倒於馬下。趙富大驚，拖刀便走。官軍一齊大呼殺上，殺得賊兵大敗。趙富急忙領後半人馬逃上虎翼山，張應雷率眾互逼山下。天色已晚，張應雷傳令，就山下安營，一面報與鄧宗弼。次早策眾攻山，接連攻了三日，趙富堅守不下。

那鄧宗弼聞張應雷得勝，正擬前去助戰，忽鹽山頭領截命將軍鄧天保、鐵槍王大壽率兵六七千殺來。鄧宗弼大怒，一面報與辛從忠，這裡一面傳令迎戰。賊兵已到，兩陣對圓。鄧宗弼出烏陣前，高叫：「殺不盡的草寇，速來納命！」鄧天保、王大壽一齊大怒，兩馬並出，敵住鄧宗弼。鄧宗弼展開雌雄雙劍，虎吼般殺出。鄧王二人曾吃過鄧宗弼的利害，今日見了□分當心，抖擻精神，並力廝鬥。大戰六□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兩陣各自收兵。次日交鋒復戰，連戰了三日。

那辛從忠接了鄧宗弼的報，便一面報與陶震霆，一面點齊人馬，直攻鹽山。山上幾員頭目，策眾死守，礮木滾石齊下。辛從忠一馬當先，搶上山來，一枝蛇矛龍盤虯舞，撥開礮木滾石，直到關門，縱身上關。關上只得幾個二三等的頭目，如何抵敵得住，吃辛從忠一矛一個，撥稻草也似攢落山下。關上賊兵大亂，官兵一齊大呼殺上，殺得賊兵屍滿關上，血流山下。辛從忠指揮眾兵開關齊入，鹽山大破，山內賊兵盡行殺絕。

那陶震霆正在攻擊蛇角嶺，那蟠海龍秦會、噴霧豹張大能死命抵住，不敢出戰。陶震霆正欲設計攻擊，忽接到辛從忠的報，便率眾退去，假作助攻鹽山之勢。那秦會、張大能見官軍退去，便領兵殺出。只見陶震霆兵馬已退遠了，秦會、張大能便並力直趨鹽山。不防半路上陶震霆兵馬截殺出來，眾賊大驚，方曉得中了陶震霆的計。陶震霆兩柄臥瓜錘，流星馳電般當先殺入賊軍。秦會、張大能死命敵住，戰不數合，兩人知不是頭，約兵馬退轉，官兵已潮湧般殺上。陶震霆見秦張二賊去遠，便掛了雙錘，取下那桿溜金火槍，扳開火機，只聽撲通一聲，陣雲中張大能中槍落馬。秦會大驚。官兵緊緊追上，秦會領眾兵退入蛇角嶺。官兵已到山下，四面攻圍，秦會死命守住。陶震霆正擬悉力攻打，忽接到辛從忠破鹽山的捷報。陶震霆便傳令軍士少息，次日再行攻打。

卻說辛從忠破了鹽山，便委偏將守山，自己領兵五千去接應鄧宗弼。那鄧天保、王大壽兩員賊將，日日苦鬥鄧宗弼。鄧宗弼天生神力，轉戰不衰，那二人兀自筋疲力盡。這日重複交鋒，鄧宗弼見他二人力氣已盡。便大奮神威。展開雙劍，分明雙龍飛舞，捲入賊軍。鄧天保措手不及，劍光撞著，頭顱早已飛去。王大壽大驚飛逃，鄧宗弼驅兵殺上，賊兵大敗。王大壽逃出陣雲，恰好辛從忠大隊兵馬掩來。王大壽捨命衝突，辛從忠見了，一飛標過去，正中咽喉，下馬去。鄧宗弼、辛從忠合兵一處，殺得賊兵一個不留。忽報張應雷帶領得勝兵，持著趙富首級轉來。

鄧辛二將皆喜，忙問緣由。張應雷道：「小弟攻虎翼山，連攻了七日，賊人堅守不出。小弟使個見識，教偏將假扮救兵，衝入重圍。這趙富果然殺出，吃小弟誘入陣中斬了，便驅兵殺入虎翼山，將賊兵殺盡，寨柵盡行燒燬，得勝回來。」眾人齊聲稱妙。

當時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合兵一處，回到鹽山。忽報陶震霆持著秦會首級，帶了得勝兵轉來。眾人喜問其故，陶震霆道：「小弟攻蛇角嶺，只攻了一日，賊人銳氣已盡。小弟見了，便策眾奮力攻關。關上賊兵守了山，小弟破關而入，秦會情急自刎。小弟揮眾殺盡賊兵，焚毀寨柵，得勝回來。」眾人都歎服。當時鄧、辛、張、陶四人共議，檄天津、河間、武定三府官員前來妥辦善後事宜。這裡鹽山寨柵，亦燒燬淨盡，四人統領人馬，大掌得勝鼓，回大營去了。

卻說張經略在梁山，接到鄧宗弼等送來盜魁宋江，並擒賊有功之漁戶賈忠、賈義。張公大喜，使教左右取出三萬貫錢，加了兩套花紅，賞那二人，又各賜防禦職銜，就以長清縣下北境三百戶封那二人。二人叩謝領賞而去。當將擒獲渠魁之事，恭折奏聞，差康捷齎奏前去。張公便與賀太平、蓋天錫、雲天彪、陳希真查點就擒賊目名數，計現在梁山就擒□三人：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、柴進、朱仝、雷橫、戴宗、裴宣、樊瑞、張青、孫二娘、段景住；曹州府監內三人：燕順、石勇、李立；大名府監內二人：張橫、張順；兗州府監內四人：宣贊、郝思文、單廷?、魏定國；青州府監內九人：史進、劉唐、李忠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

七、朱武、鮑旭、朱貴；沂州府監內五人：李逵、穆洪、李俊、黃信、歐鵬：共計三〇六人。張公傳令提取。不數日都陸續解到，張公吩咐裝起三〇六輛陷車，把那三〇六人推入釘固了。傳令將忠義堂燒燬，伐倒替天行道杏黃旗的旗竿，所有宋江偽造違禁之旗傘袍服兵符印信一切等物，亦盡行銷毀。前所抄出梁山之錢糧金帛，一半入官，一半賞賜隨營效力將弁兵丁，並陣亡家屬，被難人民。然後與賀太平、蓋天錫、雲天彪、陳希真統領大兵，押解三〇六賊，並一切俘虜首級，盡出梁山，駐屯曹州，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，一面恭候聖旨發放。

且說天子自二月二日郊餞大經略張叔夜出師之後，自四月初一日起，便日日命駕親登朝陽門一次，以望山東，躬自禱告：「皇天深仁，祖宗厚德，保佑此番師出成功，狂寇殄平，士民安樂。」到了七月初一日，天子正在朝陽門，忽遠遠望見一張紅旗，須臾流星掣電到了面前，正是經略報捷本章。天子大喜，傳旨取張叔夜奏章進覽。黃門官領旨下城，取那奏章上呈御前。天子覽畢，龍顏大悅，命駕還宮，差官隨駕入城。城中文武大臣，及眾官士民，俯伏道旁，齊呼萬歲。天子還宮，先命具儀恭詣天壇、太廟謝恩，各大臣恭賀。同日又接到康捷齎米擒獲渠魁的奏章。天子愈喜，即日傳出褒嘉張叔夜等的恩旨，著康捷先行齎去。所有一切慶典，著該部查明具奏，俟奏凱之日，一體施行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張叔夜統大軍到了曹州，當日即逢康捷齎著恩旨轉來。張叔夜率領諸將跪迎，恭聽開讀畢，所有賞齎恩典，悉遵頒詔。叔夜等舞蹈謝恩，各官慶賀。賀太平、蓋天錫、雲天彪、陳希真等同在曹州，與山東制置使清萬年辦理善後事宜，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。到得八月初旬，忽報鄧辛等四將蕩平了鹽山、虎翼山、蛇角嶺，領兵轉來，張公大喜，眾將皆喜。此時山東、河北，一應強梁寇盜，掃除盡淨，四方道路平通，商旅行李遊行無礙，一座城鄉村落，士民老幼，共享昇平，安居樂業，所有營汛兵弁，個個輜戈束甲，從此不復用兵。萬姓三軍，歡呼動地。張叔夜又拜本章，差康捷上京報鹽山之捷。康捷齎著恩旨轉來，叔夜與諸將恭迎開讀。內載「所有臨陣有功各大臣，一體來京，候朕施恩」等諭。張叔夜謝恩畢，宣諭各官知悉。即日張叔夜率領諸將，一齊起身，奏凱還朝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放牛歸馬，共成王室功勛；跨鶴騎鯨，表出天曹來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